

兴化城南医院特邀卞氏眼科杰出传人卞子育医师主持眼科的日常
工作。卞子育主任有着5000余例的白内障人工晶体手术成功经验，常
年开展白内障超声乳化吸除加人工晶体植入，青光眼、斜视、胥肉、
睑内、外翻矫正等多种术式，中西医结合治疗疑难眼病有独到之处。
对特困户、五保户家庭白内障患者给予免费复明！

联系电话：13901423699 83113151（门诊）

地址：兴化市五里大桥西首城南医院三楼



2015年5月15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房干森 郭亚群
组 版：汪 翔

联系电话：80259332 投稿邮箱 E-mail:95287567@qq.com



紫藤花开

薛宏金 摄

挚情

写在女儿婚礼上

□王慧琪

曾经为年轻的同事，为老友的孩子，为我的亲侄女、外甥女做过主婚人或证婚人，向他们的大婚祝福祈愿；而今天我则是以一种特别的身份参加一场对我来说有着特别意义的新人婚礼。此时此刻，我的感受是异常复杂的。

这个孩子出生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那是一个夏天的早晨，妻子躺在医院的产床上，凌晨五点我去敲妇产科主任的门，一个多小时后她便来到了这个世界。她母亲自然欣喜无比，月子里也不好休息，一个劲地盯着她的小脸，出神地看了一遍又一遍；还找来红色的印泥，把她的小脚印留在专门的笔记本上……如此这般地疼惜呵护，一个个春夏秋冬，留在了我们的身后。如今，那个诞生于夏日却取了个冬天名字的小女孩长成了一个姑娘，而我们，却一天天地走向衰老。历史，人生，其实也就是这么近乎无情地一代代往前推送着，让小的长起来，让老的老下去。

照理说，这大喜的日子，我应当高兴才对，可心里却有几分说不清的感伤。女儿大了，自然是要嫁人的，但当真要嫁了，这当爹当娘的却又儿女情长地不舍了。平日里唠叨呀抱怨呀，粗喉咙大嗓门的也都有过，但无论怎样，终究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吵也好，骂也好，仍旧是打断了骨头连着筋，心中的那份

担忧那份牵挂注定了会伴随她一生。这丫头往后的日子能否过得好，说实话，选郎君是女人生命中最大的一次“押宝”，这个“宝”押得对不对，要让时间来说话。女儿亲手设计的婚礼请柬上选了我国最古老的《诗经》上的一段话，其中有醒目的四个大字：永以为好。我请出席婚礼的所有宾客来为你们见证，三十年，五十年，乃至更久，你们当永以为好！有一句老话叫“开弓没有回头箭”，既然上天让你们结缘，那么面对再大的困难，也不要退却，不要辜负上天的这番美意。

关于未来，我想对你们说的只有四个字：自立自强。也就从今天开始，你们俩便自立门户了，往后的日子一切都要靠自己，两双手两副肩，一道担风雨一起扛生活。“在家娇娇女，出嫁一日长”，女儿呀，这以后的幸福全靠你和自己的爱人齐心协力共同开创了！

最后，我要向来自四面八方的至爱亲朋表达我由衷的感激——你们各位是我此生所遇到的重要的贵人，我曾一次次得到过你们的恩惠、提携和帮助，我能有今天，全仰仗你们一双双温暖之手的搀扶、给力；因此，可否借你们吉祥的光与热，为这两个今日结为伴侣的孩子，庇佑他们的明天，照亮他们前行的每一段路程？我拜托你们了，向你们叩首致谢！

感悟

一路紫藤花开

□孙丽丽

紫藤花又开了。

让我想起，张爱玲的《倾城之恋》，“阳台搭着紫藤花架，半壁斜阳爬，谁又拉起胡琴咿咿呀呀……”

我在小区紫藤架下停住了脚步，藤如虬龙疾走，刚劲古朴，叶密如屏，浓密的绿叶在交错的藤蔓间尽情疯长，立于架下，阳光无法穿透那片荫凉。紫藤花开，淡淡的，像点在水面的墨，朦胧而梦幻的淡紫，蔓延在枝叶间，阳光下闪着点点微光。那香亦是淡然，像水中的涟漪，一点一点柔和地波及至我鼻息间，香气仿佛也是紫色的。

走近，一朵一朵的小紫花挂在藤蔓上，花序如翠蝶成行，宛若风中的银铃，摇曳着，披垂如璎珞，如流苏。上面浅紫，下面深紫缓缓加重，好似一点点沉淀，仿佛在流动。紫藤花安静地绽放着，此一穗彼一串伶仃挂在叶梢间，淡雅的花颤动着，心时被柔软地触动，那一丝伤感、一抹悲凉，渐渐远去。红尘间，谁不是心带惆怅的过客，如这缠绕的藤萝。紫藤无语，葱葱郁郁地覆盖尘世，让人沉浸在一种丰富的安静中……

紫藤花，不但可观赏，还可入画入菜。国画的主角常是紫藤花，喻为读书人隐逸高雅的气节。在家乡，每年春天，当紫藤花苞含时，人们会提着篮子、端着簸箕，来到树下采摘紫藤花。或蒸或炒，或做成紫藤粥，皆清香可

人。紫藤花还可做糕饼，母亲总将带露的花朵摘下，制成藤萝饼，回味无穷。

《花经》记载：“紫藤缘木而上，条蔓纤结，与树连理，瞻彼屈曲蜿蜒之伏，有若蛟龙出没于波涛间，仲春开花。”传说，紫藤为情而生，为爱而亡，藤缠树，树恋藤，情缘穿梭时空！喜欢一个人，卑微却也在心底开出一朵妖娆的花，如那叫张爱玲的女子。

女人为爱而生，沉醉在爱情中的女人，温存而明亮，有着一份安于宿命的甜蜜。如果生命中没有爱，就会努力去寻找，哪怕是一份虚幻的爱。爱一个人，拼了一生的花香，直至荼靡。

我的一个女友，收入高且有品味，但她却说：我是一条藤，必须依附一棵树，生命才会有希望，让我的智慧如靓丽绿荫般，将他装扮，使他生命灿烂，但我不做那种吸血藤。这是一种让男人喜欢的常青藤。

心仪的几位港台才女，亦舒、吴淡如等，她们的婚姻均是不顺，她们皆是一群极度聪明的女子。太过聪明，所以失败。关于这一点，张爱玲说得最彻底：最无能的女人最厉害。言下之意：无能女人如藤般，视婚姻如树，所以不敢挑剔，如紫藤，独自不能存活。

每年，紫藤花都会一丝不苟地开放，一朵两朵，直至一片绚丽的紫色。

沿着长长的廊，让一路藤花开满怀。

回味

榆钱儿

□罗有高

刚下了一场春雨，天空澄澈的，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潮湿的春的气息。信步而行，无意中我看见大院河池的护岸缝隙里，不知何时长了棵榆树，没有人工栽植的痕迹，大概是鸟儿种的吧。树干竟有茶碗口那么粗了，弯腰点水，清新俊逸，映入水中，绿意浮动，别有一种情趣。

风很轻，无主的榆树也微微摇曳，远远望去，宛若一片片绿色的云，犹如《老子》所语“恬淡为上，胜而不美”，是那么的清静淡泊。在阳光温柔的眼神里，暖风吹拂，枝头孕育的暗红花苞，一个个地绽开，嫩嫩的，绿绿的，圆形晶莹的榆钱儿，一嘟噜、一串串，毛茸茸地挤满枝头，像一只只惺忪的眼睛，展开了久违的新绿，整个榆树就像碧玉妆扮成的玉树。令人遐想，让心神怡。

一个人在这样的时光里邂逅，此情此景，大脑里忽然闪出了刘绍棠的《榆钱饭》课文，让我油然想起童年的岁月。张老师朗诵还是那么的抑扬顿挫：“杨芽儿和柳叶儿刚吐，榆钱儿又露面了。村前村后，河滩坟圈子里，一棵棵老榆树树耸入云霄，一串串榆钱儿挂满枝头，就像一串串霜凌冰挂，看花了人眼，馋得人淌口水……”

关于榆钱儿的记忆，是快乐的。我们的童年，常常模仿电影里的解放军，用青涩的榆钱枝儿，编成一个圆的花环，当伪装帽戴在头上，握着秸秆长枪或木头短枪，在草垛旁，在土堆上冲呀、杀呀，尽情地打闹着，无忧无虑地嘻笑着，一直到家家户户的烟囱上冒出袅袅炊烟，才被爹娘唤着、骂着，快快不舍地擦着鼻涕，慢慢腾腾地各自回家。

“阳春三月麦苗鲜，童子携筐摘榆钱。”新生出来的榆钱儿，鹅黄的颜色，不但好看，而且还好吃。脆甜绵软，清香爽口，自然是我们的好美食。记忆中，几个小伙伴使劲地摇晃着长得繁茂的榆枝，轻如蝶翅的榆钱，便零星地三三两两地飘舞下来了。榆钱落如雨，散发着丝丝的甜润，搅得你心头痒痒的，酥酥的。猴子一般偷偷地爬到树干上，看准一枝榆钱儿结得大而多的树枝，毫不留情地掰下来，捋抹一把圆薄薄、嫩嫩绿绿的榆钱儿，直接塞进嘴里，甜滋滋的味觉，齿颊间还有一股叶的清香，天然的清纯“食品”，吃着顺口，能解馋，也能哄饱肚皮。

榆树又叫家榆、白榆，是乡下一种比较常见的高大乔木，仿佛辛苦的农民，质朴无华，落地生根，在田园、在荒野、在路旁、在河边，随处都可以发现它的身影。这树最爱生“洋辣子”，但虫儿也文明自觉，在人们吃了榆钱儿之后才出来，人虫两不犯，顺应生态平衡。“榆钱儿”也叫榆荚，榆子、榆仁，是榆树的种子。榆钱边缘处薄薄，中间鼓出来，酷似古代串起来的麻钱儿。“榆”同“余”谐音，吉祥讨口彩，家家户户都在房前屋后栽种榆树，也有寓意在里面。

老家有很多很多的榆树，大多糙皮粗枝，长得弯弯曲曲，但枝条茂盛，叶子细密，都长得很有条理，有种规则美。当春风吹来第一缕绿色，柳树刚刚泛绿的时候，当桃花开始燃红还没长出叶之前，榆钱花就一串串地缀满了枝头，白中透着几分淡淡的嫩黄，微风徐来，树头攒动，煞是显得灵秀和清丽。黄白色的翅果随风传播，飘到哪里就能在哪里发芽长大，不娇滴，生命力极强。

榆树是穷人的树。《尔雅》记载，榆皮（榆白口）荒岁农人食之以当粮，不损人。嘉佑年中，过丰，沛，人缺

食，乡民多食此（榆皮）。也听老人讲过，在艰难的年代，它们用自己的花和皮不知救济过多少饥饿的百姓。农历三月，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在春风里，一串串铜钱般大小的榆钱儿，压弯了榆树的枝条，沉甸甸地摇曳着翠翠的绿，似乎招呼着饥饿的众生。你看：男人们用一根长杆绑上锋利的镰刀，往小树枝上一攥，结满榆钱儿的树枝随之而落；女人们神情特别专注，捡枝轻轻一捋，在灵巧的手中，那把把嫩嫩的榆钱儿，潇洒地甩出一条弧线，然后轻轻地飘到簸箕、箩筐里，回家洗净后，就成了人们的盘中餐，极好的牙祭。

在老榆树下，记得奶奶给我们讲过榆钱儿的故事：从前，有一位皇子带兵战败了，在亡命途中，又饥又渴，来到一个村庄，遇上一位老妇人，并求老妇人找点食物来。在那连年战乱的时代，哪有什么好的食物呢？老妇人只好把用榆钱做成的糕献给皇子。皇子狼吞虎咽地吃了，觉得香甜可口，大加赞赏。后来，皇子继了位，吃腻了皇宫里的丰美佳肴，突然想起以前吃过的榆钱糕，便钦点此品。皇子刚咬了一口榆钱糕，觉得粗粝难咽，十分苦涩。于是大怒，下令杀了那无辜的厨子。好凄然啊，我为那厨子的不幸而同情和伤心，也常常诅咒那皇子的残暴和“忘本”。

榆钱儿的吃法有很多种，或热炒或凉拌。生吃时香甜、清爽；可以蒸着吃，也可以炸着吃，还可以做“咸食”吃，更能与其它各种杂粮搅和在一起。虽然算不上美味佳肴，却实惠饱腹。比如榆钱儿饭、榆钱儿粥、榆钱儿饼、榆钱儿糕；老了的榆钱儿还能制成大酱等等，都有各自的滋味。

榆钱儿沾上鸡蛋糊，在油中炸成金黄色，捞出装盘，再撒上些椒盐，真是高级的美味，只可惜那时鸡蛋金贵啊，很少有人家舍得这样奢靡。我最偏爱的是黏黏的、滑滑的榆钱糕，经济实惠，还能带到学校当干粮。记忆中，奶奶先得把淘净的湿漉漉的榆钱拌上面粉，加水搅匀，再加些盐糖，盛在蒸笼里，放进锅内盖实锅盖。灶膛里的火越烧越旺，诱人的香味，一股股地顺着锅沿的缝隙钻出来，惹得我们一个劲地吸着鼻子，咂巴着口水。榆钱糕蒸熟后，用刀划成块状，然后捏着笼布角和盘出锅，热腾腾、香喷喷，白绿相间，满是乡野最自然、最真实、最幸福的味道。倘若再在榆钱糕上涂点猪油，滴几滴麻油，撒上些葱花或茺荽，香甜适口，很是馋人。

慢慢地咀嚼着那段时光，一些往事漫过记忆，轻盈地漫过榆钱儿，像风像雾又像梦。

俯身捡了一把散落的榆钱儿，小心翼翼地托在手心，贪婪地吮吸那股清新的香气，搅得心头痒痒的，酥酥的；再仔细地看榆钱儿，多么像一只只淡泊的眼睛，那么多只眼睛在我的心里扎了根，岁月怎么能带走曾经的天真幼稚呢？我很想再一次亲手折一枝故里的榆条，捋上一碗榆钱儿，不，一大盆榆钱儿……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记得这份植根于记忆深处的乡愁。

春暖花开的时节是吃榆钱儿的好时候，可别再错过了。该回家乡看看了，家乡虽然没了奶奶，但还有父母和亲邻，还有儿时一起捋榆钱儿的玩伴们，还有历过许多世事沧桑、却年年吐新枝抽新芽挂榆钱儿，依然葱葱郁郁的大榆树。

家乡的榆钱儿，永远开放在我的心灵深处。